

周振甫

文集

第三卷



中國書學出版社

周振甫

文集

第
三
卷



「周振甫近影」

周振甫文集

第三卷

文章例话 1 —— 528

小说例话 529 —— 995

文 章 例 话

文章例话**目 录**

开头的话	9
阅读编	13
仔细理会	13
评得失	16
征史	24
比较	26
回环解释	35
求用意	38
分别看	44
找问题	49
找渊源	57
去成见	61
分因革	63
辨流别	67
求出入	70
设身处地	73
因声求气	77
写作编	82
文德	82

立意	88
论识见	111
一意求	114
画龙点睛	117
解蔽	120
本色	123
体物	127
炉冶与造像	131
写生	134
从活处看	139
圆转	142
登临四望	144
开合	148
擒纵	154
宾主变化	158
顺逆	163
一线贯串	168
从一到多	170
即小见大	173
激射	177
以退求进	185

摹仿与脱胎	188
记言与代言	196
驳辩	204
辩证	210
抑遏蔽掩	213
假设	216
设疑	220
借讽	223
破体	227
开拓	230
暗中呼应	237
用笔	240
抬高跌重	243
虚实	245
引事设喻	251
事中见意	253
立志生情	257
断处皆续	259
细节	262
开头	267
承转	272

转换	283
脉络	286
结尾	292
叙事	297
说述和比拟	299
小说笔法	303
模山范水	314
修辞编	323
比喻	323
听声类形	334
引用	338
对语	341
奇偶	344
排比	347
互文与侧重	350
丫叉法	352
顿挫	355
设彩	358
阶进	363
层叠	371
复综	377

垫高拽满	380
集散	392
称谓不一	398
质语	401
删节	405
映衬	410
点染	420
比较	427
错综	433
讽喻	436
笔具四面	442
风格编	446
刚健	446
柔婉	452
平正	460
奇特	463
峻峭	475
超逸	478
明决	480
明润	484
新俊	486

新奇	488
绮丽	490
繁丰	495
细密	498
疏淡	504
疏密	511
繁简	515
简劲	518
雅正与奇变	520
诙谐	523

开 头 的 话

《文章例话》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再由台北五南图书出版有限公司出版。在五南出版前，嘱稍加补订。补订时，取钱默存先生《管锥编》中论文章若干则，以为光宠。又就历代名篇，采摘各家评论入书，计共增订二十节：“阅读”部分增“评得失”、“征史”二节，“写作”部分增“论识见”、“圆转”、“一线贯串”、“即小见大”、“设疑”、“引事设喻”、“立志生情”、“转换”、“叙事”、“说述和比拟”十节，“修辞”部分增“丫叉法”、“顿挫”、“复综”三节，“风格”部分增“超逸”、“明润”、“新俊”、“新奇”、“简劲”五节。原文有些章节，稍加删节。这样或许可以说稍变初版本面目吧。其中有不妥处，请读者多加指正。今汇编出版即用五南公司版。

这本《文章例话》和《诗词例话》是姊妹篇，后者主要是从诗话中选出来的，前者主要是从文话中选出来的。从文话中选的前人谈文章的话，是结合具体例子来谈的，不结合的也给补上，因此本书所谈的，主要是关于古文的话。内容也像《诗词例话》，大体上分为阅读、写作、修辞、风格四部分，其中有可以相通的，所以只是大体如此划分而已。

古代的文话，最早的当见于《论语》。《宪问》：“子曰：‘有德者必有言，有言者不必有德。’”当是最早的文德论。《卫灵公》：“子曰：‘辞达而已矣。’”《宪问》：“子曰：‘为命，裨谌草创(起草)之，世叔讨论之，行人子羽修饰之，东里子产

润色之。’”裨谌、世叔、子羽、子产都是郑国大夫，行人是外交官，东里是子产所住的地名。又《易经·乾·文言》：“修辞立其诚。”当是最早讲到修辞的。这些只是片言只语，缺乏例子。作为专论或专书，最早的当是王充的《论衡·语增》，是属于夸饰的，只是王充不懂得夸张，把它看作失实。曹丕的《典论·论文》里面谈到文体论、风格论、作家论；陆机的《文赋》里面谈到的文体论、创作论、风格论等；刘勰的《文心雕龙》谈得更为全面。这些著作既谈文学也谈文章，但结合具体例子来谈的内容不多，所以本书采用得较少。

结合具体例子来谈文章的著作，最早的当推梁朝任昉的《文章缘起》，它是讲各种体裁的缘起的。古代的文体不少是指古代的应用文，而古代应用文的形式现在已经很少采用了，所以本书不收谈文体的话。至于像宋朝陈骙的《文则》，李耆卿的《文章精义》，元朝王构的《修辞衡鉴》，里面有结合具体例子来谈文章的，直到林纾的《春觉斋论文》和《韩柳文研究法》都有可选的内容。

古代评讲的选本较早的当推宋吕祖谦的《古文关键》，每篇有题下批（即总评），也有句批。以文章评点著名的有明朝归有光的评点《史记》。清朝章学诚在《文史通义·文理》里指出评点有如下问题：（一）描摩浅陋。他认为归有光、唐慎之讲的“所谓疏宕顿挫，其中无物，遂不免于浮滑，而开后人以描摩浅陋之习”。他怀疑他们对于《史记》只是得到一点皮毛，并没有看到《史记》的深处。古人的文章，都本于确有所见，不是为了夸耀文采。文中所抒发的感情，不论疾痛欢笑，都是发自内心，所以他们的文章能各自成家。“今舍已所求，而摹古人之形似，所以得到皮毛。”（二）嚼饭

喂人。他认为文章的妙处，贵在读者的自得。如饮食甘美，衣服轻暖，各自领会，难以告人。只能让自己去品味，自会得到甘美的味道；自己去穿着，自会产生轻暖的感觉。一定要吐出自己吃的来喂人，让人领会美味；搂着人家的身体，让人领会衣着的轻暖，是没有这个道理的。“故古人论文，多言读书养气之功，博古通经之要，亲师近友之益，取材求助之方。”至于讲到文辞工拙，不过举一反三，称情比类，令读者“得意文中，会心言外”。（三）未免拘执。至于“摘记为书，标识为类”，是一时的体会，不一定符合作者的用意。古人含蕴无穷的书，不该被一时有限的心手所拘束。古文法度，隐而难懂；拿着古文来讲法度，那么文章的变化，决不是一成的法度所能限定的。书的内容很难从一方面说尽，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如果一己有所见，硬要天下人都受我的心手所限制，那么要是能够让古人活转来并向他请问，他说我的用意不在这里，不是太冤吗？

章学诚指出看古人文话或评点的书，要注意以上三种毛病。有的读者并没有真知灼见，谈什么疏密荡漾顿挫，空洞无物，就有浅陋的毛病。有的虽有一点体会，但是不注意根本，不注意启发读者自己去领会，就变成嚼饭喂人。有的体会只是出于读者的主观，仅仅窥豹一斑，便说成什么法度，反而拘束了读者的心眼。关于这点，王夫之认为谈诗文的有一种死法：“皆画地成牢以陷人者，有死法也。死法之立，总缘识量狭小。如演杂剧，在方丈台上，故有花样步位，稍移一步则错乱。若驰骋康庄（宽阔的大道），取途千里，而用此步法，虽至愚者不为也。”（《姜斋诗话》）因此，看文话和评点的书要防止以上这些毛病。要从古今人谈文或评点的

书中选取例话，更应该防止这些毛病。怎样防止呢？第一，要注意看得全面些。谈文或评点的书，有时就全篇中某几句立论，孤立起来看，似乎也言之成理；但结合全篇或全书来看，有谈得确切的，有谈得不确切的。因此，选取例话时，一定要通观全篇；加以说明时，也要结合全篇来考虑，防止片面性。第二，要看到文章与生活的关系。一切文章都是从生活中来的，生活是源，文章是流。谈文章的离开了源，去讲什么法度，或者不从生活的丰富多彩去探讨由于反映不同的生活而产生的各种不同手法，就不免会陷入死法。对作者说来，他对生活越深入，体会就越真切；如果他所考虑的只是怎样把他深入体会的丰富多彩的生活恰好地如实地表达出来，那么生活不同手法自变，这就成了活法不是死法了。所以结合生活来看，可以供人体味，防止嚼饭喂人。注意防止这些弊病，并像章学诚说的：“或偶举精字善句，或品评全篇得失，令观之者得意文中，会心言外。”这样结合古今人的谈文或评点来作说明，对读者或许会有启发吧。

王夫之指出谈诗文的有其死法，原因在于谈者“识量狭小”。那么在选择例话时，应该注意谈者的识见。谈者只在古文的范围内打转的，不免受古文的局限；谈者只在一国文字内打转的，不免受一国文字的局限；要是能够融会古今，贯通中外，那么破除了古今和地域的局限，见解就高，这样来谈文就识见明通，可以使人在得到启发。本书从钱默存先生的《管锥编》中选了不少谈文的话，或者可以帮助我们避免浅陋，破除拘执，使人得到启发吧。还有，选的例话，有的原文稍长，有的所举例证过多，不免有所删节。由于识解的谫陋，本书中一定有不少错误和缺点，尚望读者不吝指教。

阅读编

仔细理会

曾见有人说《诗》，问他《关雎》篇，于其训诂名物全未晓，便说“乐而不淫，哀而不伤”。某因说与他道，公而今说《诗》，只消这八字，更添上“思无邪”三字，共成十一字，便是一个《毛诗》了。其他三百篇，皆成渣滓矣。因忆顷年见汪端明说，沈元用问和靖（尹颢）：“伊川（程颐）《易传》何处是切要？”尹云：“体用一原，显微无间，此是切要处。”后举似（指请教）李先生（朱熹的老师姓李的，有李燔、李方子、李大同三人，不知指谁），先生曰：“尹说固好，然须是看得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易经》分六十四卦，每卦有六爻，共三百八十四爻）都有下落，方始说得此话。若学者未曾仔细理会，便与他如此说，岂不误他。”某闻之悚然。始知前日空言无实，不济事。自此读书，益加详细云。（朱熹《朱子语类·论读书》）

读过一篇文章或一部书，要能够用极扼要的话，把这篇文章或这部书的主旨或精神或特点说出来，这才是真有体